

职业化重塑“街头风景”

——专访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会长韦芝

去年 10 月持证上岗至今,上海的街头艺人已经过一年“试炼”,在静安、长宁等多处试点区域,逐渐形成一道“流动的风景”。从最初筛选、发证,到后期培训、管理,如何推动持证街头艺人的常态化和职业化?记者专访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会长韦芝。

街头卖艺 不等于“街头艺人”

记者:在您看来,发展持证街头艺人的初衷是什么?

韦芝:街头艺人作为城市景观,向市民和游人展示才艺与文化,吸引各方前来亲近与感受,体现了一座城市的幸福指数。一座现代化的都市,为什么漂亮的建筑下只有花草呢?应该有人和城市的融合。上海力争打造国际艺术的大码头,需要街头艺术,因此持证街头艺人的上岗,不是一场选秀、一次活动,而是要发展成一个常态化、可持续的模式。

记者:在这个过程中,遇到过哪些困难?

韦芝:走出第一步很艰难。起初我们四处寻访,从地铁站到公园口,却根本见不到真正意义上的街头艺人。不仅是上海,这种情况在全国都非常普遍,你能看到拉二胡的、吹葫芦丝的、练气功的,但

其中很多演出是不具备艺术性的。在街头卖艺,并不等于街头艺人。我们希望找到能够美化这座城市的艺术,所以选择艺人的标准就是艺术的专业度。

定时定点 不同于“流浪艺人”

记者:持证街头艺人上岗后,对他们有哪些要求?

韦芝:街头艺人并不是“流浪艺人”,他们只是将表演的舞台放在街头,准时、准点就是最基本的要求,因此我们确定了“定时、定点、定式”的安排。此外,协会还与艺人们订立了“不定价、不转让摊位、不销售、不乞讨、不扰民”等 14 项持证上街的职业约定。一年过去了,协会与艺人一起评选出 6 位“文明街头艺人”,他们身上有着相似的品质:责任感和荣誉感。

记者:对于持证街头艺人,有什么约束?

韦芝:颁发的这张“上海街头艺人节目审核许可证”为期三个月,艺人经过一个月的实习期才能领证,三个月后则需要重新填写表格申请换证,协会则根据艺人的综合表现来决定是否继续发证。我们还从第一批、第二批持证艺人中吸纳五位作为督导员,担起“艺人自治”的工作,对于不符合要求的就提醒、指导与

纠正。

引入竞争 别变成“街头懒人”

记者:上海持证街头艺人实行一周年,有什么新发现、新变化?

韦芝:日前,第三批街头艺人也已经开始了表演,第四批、第五批的招募也提上日程。随着街头艺人越来越多,这个原有的生态系统里便开始出现了竞争。如果没有竞争机制,那就不是街头艺人,而是街头“懒人”。街头艺人要有职业危机感,如果艺术水准没有提升、艺术形式没有更新,就会失去行人对你的关注,从而你也是会被淘汰的。

记者:对于上海持证街头艺人的未来发展,您有什么期许?

韦芝:首先是继续推动街头艺人的职业化和常态化,探寻可复制的经验,之后的表演区域肯定会继续拓展,我们希望表演区域的扩点工作“成熟一个,发展一个”。街头艺术的成熟,其实是一种双向发展的过程,既需要艺人的热情,也需要温馨的城市氛围。我希望在艺人成长的同时,市民行人也能够更主动鼓励他们的表演,只有具备这样的良性互动,街头艺人才会真正地留下来。

见习记者 高歌 本报记者 范洁



■ 小丑气球表演者王士平在箱子前摆放着“上海街头艺人节目审核许可证”

为街头艺人制定“负面清单”

“街头是这座城市最重要的公共空间,是活力与吸引力的重要组成,街头艺人也是城市街道文化多样性的回归。”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于海认为,对于这项许可举措应当“点赞”。同时,由于空间资源的稀缺性,无论是艺人筛选准入,还是上岗制度安排,都需要管理但不宜太细,以防损害了民间艺术原本的自由和活力,不如制定一个“负面清单”,主要是不能有伤道德风化,不能有碍公序良俗。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孙玮的研究方向是城市传播学,在她看来,街头对城市的公共生活有重要意义,不能仅理解为“通道”这样一种工具性的使用。“街头表演作为一种人文景观,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表演,而是人们共同创造的城市生活。”

孙玮教授指出,街头艺人的作用是聚合人群,人们在街头匆匆而过,街头艺人的表演让路人停留、鼓掌、叫好,相视一笑,增加了陌生人之间的交流,哪怕只是一个眼神。陌生人的聚合增加了公共交往和社会交往,有助化解城市的矛盾和冲突。此外,上海作为国际化都市,城市文化氛围需要街头艺人。街头表演不同于封闭的剧院或舞台或是抽象的文字表述,是一种直接参与的城市文化,在全球多地都能看到街头艺人,它是一个城市独特文化最直观的体现。

在 2015 上海“民生访谈”上,市文广局局长胡劲军透露,明年上海将推动街头艺人立法调研。胡劲军表示,立法的核心是规范发展、营造良好的城市文化氛围,上海街头艺人的数量将与立法速度、城市管理服务能力相匹配。

见习记者 高歌 本报记者 范洁

(上接A6版) 从舞台宠儿到街头新人

今年 9 月 17 日起,持证上岗的街头艺人从静安区扩大到长宁区,第三批街头艺人共 14 人持证上岗,其中 70%以上是 25 岁至 35 岁之间,为上海这个崇尚年轻和时尚的城市,注入新的力量。

今年中秋,来自广西桂林的小伙子覃新宇扛着 50 斤重的大环,在兆丰广场前的空地开始首秀。音乐响起,铁环在覃新宇的手里旋转翻飞、轻巧灵动。随着激昂乐声,覃新宇上环,一圈,两圈,三圈,越来越快,越来越远,时而将一只手背在身后,时而在环上高高竖起拇指,时而以双手双脚为支点在地面快转,一系列动作完成得干净清爽。

覃新宇并非“素人”。2013 年,他被中央电视台发现,一时间成了各大综艺节目的宠儿,作为演出嘉宾参加中央电视台的《我要上春晚》《黄金一百秒》《综艺盛典》等。大环舞蹈、羽毛平衡木、太空漫步、立体魔方……他带着一身技艺来到上海的街头,希望在能人多、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取得更大的进步。

街头艺人的身份,近距离的互动,成为全新的挑战。在覃新宇眼中,街头艺人对艺术表现力的考验更大,外界评价也来得更直接。因为不熟悉场地,加上当天现场风大,在聚集观众的经验上又稍显稚嫩,对于自己在街头的首次演出,覃新宇还是留有一些遗憾,但他有信心以后会慢慢好起来,让人“大开眼界、大吃一惊”。

“大环尽管技术高,但表演来表演去就是一个套路,很难去扩展。”覃新宇不满足于炫目的高难度动作,还在设计、音乐、技术方面不断创新。他时常翻墙看国外网站上的视频自学,并亲手制作道具。一年前,他开始学习动画设计,开发 3D 互动视频秀,“这种全新的表演形式,将会带来更加丰富的延伸力和想象力。”

据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介绍,第三批街头艺人年纪更轻、学历更高。随着越来越多有才华的艺人加入,街头表演会越来越常态化。一些街头艺人将自己称为“先行者”,期待相关政策进一步落实。



■ 编织艺人何培华摊前精美的编织品总能吸引不少孩子

■ 英国 不微笑将罚款

在英国,无论是在街头开设小摊进行商业交易,还是在街头卖艺,都需要申请相应的执照。今年 5 月,牛津市议会提出的一项新规引发关注:要求街头艺人保持微笑,否则将面临最高 1000 英镑的罚款。此外,街头艺人被要求不能在一个地方表演超过一小时,并且不要在两个小时内回到原地;不能向路人要求捐款,更被禁止不要像乞丐一样坐着或将自己裹在睡袋和毯子里。

■ 美国 许可半乞讨表演

美国街头艺人表演的活动形式多样,为行人和游客增添不少乐趣。纽约市从 1935 年至 1970 年间一度禁止街头卖艺行为,后来该规

各地街头艺人管理办法

定因为违宪而被取消。目前,街头艺人须取得合法执照,在规定场所从事卖艺活动。但如果是半乞讨性质的表演则并不需要特殊许可,而对于不收取捐赠、纯爱好型的街头艺人也采取完全开放的态度。不过,针对宽松环境滋生的低俗现象,今年 9 月纽约提出开辟专属表演空间,解决时代广场等地街头艺人乱象。

■ 澳大利亚 自觉交税

澳大利亚将街头艺人作为一项非常正式的职业,纳入政府监管,采取免费登记、自觉交税的政策,所有市政厅的卖艺申请表格上都需要申请人填写自己的税号以备未来交税。这种自愿交纳个人所得税的方案实行起来难度较大,因为街头艺人的盈利多少较难估计,交多

交少全凭艺人自觉。

■ 台湾 3 分钟表演考核

在台湾,街头艺人实行的是标准极高的通过性考核,每年安排两次,每人只有 3 分钟表演时间,考核指标主要包括艺术表现力和技巧、演出对观众和环境的效果、演出者自身经营包装和管理、演出的完成度,通过考核者方可持证上岗,残障人士也不例外。

■ 深圳 每月集中派号

深圳是继上海后第二个尝试规范化管理街头艺人的大陆城市。今年 6 月,福田区给 68 组街头艺人颁发了首批艺人证,共分三个门类,表演艺术类 11 个,视觉艺术类 37 个,创意工艺类 20 个。每月 25 日,深圳集中组织街头艺人对次月场地分配抽签派号,第一轮确定抽签顺序,第二轮抽出场地理位置,然后由工作人员根据位置编号制定出一个月的《场地使用轮流表》。 高歌